

中国古典戏曲名著珍藏本

西厢记

王实甫 著

无名氏 编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

· 评话本 ·

西 厢 记

无名氏 编写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新登字 07 号

XI XIANG JI
西 厢 记

王实甫 著 刘凤文 编著

责任编辑:孙宝文

封面设计:永铭记文化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三河市文昌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2004 年 12 月第 2 版
印数:1 ~ 5000 册

328 千字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80 元

ISBN 7—80626—104—4/K·61

序

张人和

王实甫《西厢记》是中国古代剧作的巨擘，被誉为“北调之祖”、“北词之首”、“诸曲之冠”，与长篇小说《红楼梦》并称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双璧。它文情两绝，令人叹为观止。所以，流传非常广泛，明清两代；“几乎家置一编，人怀一篋”。“虽妇人女子，皆能举其辞”。甚至把它与《国风》、《庄子》、《离骚》、《左传》、《史记》、杜诗、《水浒传》等并列，称之为“才子书”。

《西厢记》是一部以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故事为题材的戏剧，是元杂剧的代表作。《西厢记》故事的最早来源是唐代元稹的传奇《莺莺传》（又名《会真记》）。《莺莺传》描写的张生对崔莺莺的爱情是有始无终的，张生的一个“始乱终弃”的负心人，崔莺莺是个被遗弃的少女，故事的结局是悲剧性的。北宋以后，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逐渐在文人中间和民间流传开来，成为说书和演唱的题材。到了金代，产生了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简称《董西厢》）。这是一种讲唱文艺，有说有唱，而以唱为主，说的部分用散文，唱的部分用韵文，是韵散相间的以韵文为主的一种文体。

《董西厢》的出现，使崔张故事获得重大发展和转变，把几千字的文言小说《莺莺传》发展成为五万余言的长篇叙事诗。故事情节也由悲剧结尾变成张生与崔莺莺相偕出走、获得团圆的喜剧结局。张生不再是一个无行的文人，而是一个爱情专一的青年；莺莺不再是一个被侮辱抛弃的弱者，而是一个不避“淫奔”之名，为了爱情与封建家长决裂的具有叛逆精神的女性；红娘已不再是一个性格模糊的普通奴仆，而是一个具有爱情分明、见义勇为的个性特征的婢女；崔老夫人已成为封建家

长、封建礼教的代表。作品描写了青年男女的爱情与封建礼教、封建婚姻的冲突，表现了反对封建礼教、封建婚姻的积极主题。《董西厢》是崔张故事发展的里程碑，为王实甫《西厢记》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王实甫的《西厢记》就是在《董西厢》的基础上再创作出来的。王实甫《西厢记》是一种戏剧艺术，它把崔张故事改编成杂剧，搬上舞台，使反封建主题更加深化，人物形象更加典型，达到西厢艺术的高峰，使西厢故事得到更为广泛流传。

《西厢记》的版本比较复杂。它的原本早已佚失，后来的刊本很多，各本在体例上却不尽相同。据不完全统计，迄今所知《西厢记》明刊本（包括重刻本）就有110种左右，清刊本70种左右，近人校注本50种左右，抄本尚未计入在内。在《西厢记》的各种版本中，以《乐永大典》本为最早，但此本已经佚失，只存目录而已。今天所能见到的《西厢记》的最早的刊本是1978年北京中国书店发现的明初刊本《西厢记》残页，书名为《新编校正西厢记》。今存最早的、最完整的《西厢记》刊本是明弘治十一年（1498）金台岳家刻本《新刊大家魁本全相奇妙注释西厢记》，也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西厢记》注释本。在众多的校注本中，凌濛初校正的《西厢记》是有影响的代表性的校注本，此本校订精审，注释允当，确为善本。在现存所有《西厢记》刊本中，它是最切合元杂剧体例的本子，因而得到近代学者如吴梅、刘世珩等人的称赞。建国后通行的《西厢记》刊本，也多以凌刻本为底本，而校以各本付梓的。此次吉林文史出版社整理出版的《西厢记》，也是以凌本为底本进行的。

说到《西厢记》的版本，还应提到《西厢记》的续书和改作。据不完全统计，仅明清两代《西厢记》杂剧和传奇的续书和改作就有33种之多。当然，没有全部流传下来。此外，在国民年间还出现了评话本和白话本的《西厢记》。就我所见，有署名“南沙蹉跎生”标点的《西厢记》，许啸天改编的《西厢》，有署名“绮情楼主喻血轮”的《西厢记演义》，以及薛恨生的小说《西厢记》。

这些评话本和白话本的《西厢记》，以通俗的语言叙述西厢故事，而且尽量忠实于杂剧《西厢记》原著，这对于既想了解西厢故事，而又难以读懂《西厢》原著或不喜欢读剧本的读者，无疑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所以，在民国年间一再印行，但建国以后却很少整理重印。此次吉林文史出版社将杂剧《西厢记》和评话本《西厢记》合在一起，整理出版，颇有新意，对于推广《西厢记》、普及《西厢记》，是大有裨益的。此次重印评话《西厢记》采用的是署名“南沙蹉跎生”标点的《西厢记》，这部评话《西厢记》从叙述评言到篇幅大小都比较易于读者接受。

校点者刘奉文同志，多年从事古籍整理工作，致力于现代词典家卢冀野及其所藏词典和古籍的研究，如今又有杂剧和评话合璧《西厢记》问世，嘱我为之作序，不揣冒昧，敬赘述如上。

目 录

一、惊艳	(1)
二、借厢	(22)
三、酬韵	(35)
四、闹斋	(51)
五、寺警	(67)
六、请宴	(95)
七、赖婚	(106)
八、琴心	(122)
九、前候	(132)
十、闹简	(151)
十一、赖简	(172)
十二、后候	(196)
十三、酬简	(220)
十四、拷红	(240)
十五、哭宴	(260)

一、惊 艳

崔夫人唱：

“夫主京师禄命终！子母孤孀路途穷，旅棹在梵王宫；
盼不到博陵旧冢，血泪洒杜鹃红！”

莺莺唱：

“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
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
无语怨东风——！”

张生唱：

“游艺中原，脚根无线如蓬转；望眼连天，日近长安远。——
向诗经传，蠹鱼似不出费钻研；
棘闱呵，守暖！
铁砚呵，磨穿！
投至得云路鹏程九万里，先受了雪窗萤火十余年。
才高难入俗人机，时乖不遂男儿愿；
怕你不雕虫篆刻，断简残篇！——”

张生望黄河唱：

“九曲风涛何处险？正是此地偏；带齐梁，分秦晋，隘幽燕；
雪浪拍长空，秋云天际卷！
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
东西贯九州，南北串百川。
归舟紧不紧，如何见？
似弩箭，乍离弦。——
疑是银河落九天，高原云外悬；

评话本·西厢记

入东洋不离此径穿。

滋洛阳千种花，润梁园万顷田；

我便要浮槎到日月边！——”

张生游殿唱：

“随喜了上方佛殿，又来到下方僧院；

厨房近西，法堂北，钟楼前面。

游洞房，登宝塔，将回廊绕遍；

我数毕罗汉，参过菩萨，拜罢圣贤。”

张生见莺莺唱：

“蓦然见五百年风流孽冤！——

颠不刺的见了万千，这般可喜娘罕曾见！

——我眼花缭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去半天！——

尽人调戏，弹着香肩；

只将花笑拈。

是兜率宫，是离恨天！

我谁想这里遇神仙？——

亦嗔亦喜春风面！

偏！宜贴翠花钿！——

官样眉儿新月偃，侵入鬓云边！——

未语人前先腼腆；

樱桃红破，玉粳白露，半晌，恰方言；——

似呖似莺声花外转；——

行一步，可人怜！

解舞腰肢娇又软！

千般袅娜，万般旖旎；似垂柳在晚风前。——

你看衬残红，芳径软；

步香尘，底印儿浅。

休题眼角留情处，只这脚踪儿将心事传！

慢俄延，投至到枕门前面；只有那一步远！

分明打个照面，风魔了张解元！——

神仙归洞天！

空余杨柳烟，只闻鸟雀喧。

门掩了梨花深院，粉墙儿高似青天；

恨天不与人方便！

难消遣，怎留连；

有几个意马心猿！——

兰麝香仍在，环佩声渐远；

东风摇曳垂杨线，游丝牵惹桃花片，珠帘掩映芙蓉面；

你道是河中开府相公家？我则说是南海水月观音院！——

望将穿，凝空咽！

我明日透骨髓相思病缠！

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

我便铁石人，也意惹情牵！——

近庭轩花柳依然；

日午当天塔影圆；

春光在眼前，奈玉人不见！

将一座梵王宫，化作武陵源！”

一阵东风；半天里微微的几声叮咚铃儿响，送到人耳鼓里来。一片靠晚的太阳光，斜照着一座七层高的宝塔；颤巍巍的洒在一所大院子里，发出万道金光来。这时院子里静悄悄的不见一个人影儿，只有树上几只鹊儿，一啼一嘶的，和那远远的钟鼓声酬答着。原来这地方是河中府普救寺里的一座塔院；这座普救寺，是唐朝武则天娘娘派人盖造的。寺里养着八九百个和尚，天天在里面撞钟打鼓，替人家做功德。俗话说得好，“和尚道士夜来忙”；看看天晚，那班和尚，一阵子敲打，便完了

功德。只见一群一群光头，从那座大雄宝殿里四散出来；有的回到僧房里去休息打坐，也有三个一堆，五个一丛，站在廊下院子里闲谈；还有几个，在山门外大树底下散步。最快活的，便是那十几个小沙弥；终日成群结伴，嘻嘻哈哈，既不用跪拜念经，又不用烧茶煮饭；师父又十分爱惜他们，从不肯狠狠的骂一声，重重的打一下；放着他们自由自在，不是在大殿里捉迷藏，便是在山门外赛跑。内中有一个厨房里的烧火和尚，名叫“惠明”的；他脾气爽直，最爱和这班小和尚寻事玩耍。这时候，又看见他领头儿带了七八个沙弥，东跑西闯；一回儿爬到塔顶上去捉小雀儿，一回儿跳在树梢头采果子；内中有一个沙弥说道：“我们为什么不到西院子里去游玩一回呢？”众人听了，说一声“好”便一窝蜂似的，穿过观音殿，绕过回廊，正走到那西院子门口；只见那院长法本，站在门里，督着几个长工打扫廊院。一回头见了惠明，便喝道：“哟！蠢虫！你又来惹祸了吗？我吩咐你，从今以后，你可不许再到这西院子里来。崔相国的灵柩和家眷，今天便要到了；你可要照看这班师弟们，不许他们乱闯；若有半点不是，当心你的狗腿！”惠明听了，便缩着脖子，带了一群沙弥，转身逃去。法本看了他这种形状，也忍不住好笑起来。正在这个时候，知客和尚法聪，带领了一个乡下老头儿进来。见了法本，忙上前来；嘴里连声唤着：“老师父！”法本也笑嘻嘻的看着他，说道：“赵大哥！这般早晚你到这里可干什么？”那老赵回答道：“不瞒师父说，我和我弟弟二老官，辛苦了半世，略略积蓄了几个血汗钱；新近在蒲关外西塘地方，买了一方地，盖了几间茅草屋子，打算明天进屋去。备了几样粗菜水酒，请请乡邻；又想起你老师父收我做徒弟一场，也没有什么孝敬你老人家的；特意备下一桌素菜，明天请老师父一定赏光。”法本听了，便说道：“啊哟！你来得不巧了！我寺里，崔相国的灵柩，和崔老太太小姐们，早晚便到；这座西院子，原是崔相国生前新置下的产业。如今崔相国死在京里，那位老太太带了公子小姐，盘桓回博陵原籍地方去安葬；昨天到了府城，打听得东关下营里死了浑城元帅，兵士们大变，到处抢掠。崔老太太怕在路上吃惊吓，便派

他的总管家人，到寺里来吩咐：“快把这西院子，打扫干净，早晚要搬来暂住。”老僧当初又是崔相国剃度的；这几天忙着照料看管，一两天怕崔相国的灵柩到来，老僧理应恭候着。你一番好意，我只得改一天领受你了。”那老赵听了法本和尚一番说话，便觉得十分扫兴；但是闻师父一时分身不开，也是没法的事体。他低着脖子，正想把自己的诚心再说一遍；只见外面飞也似的跑进几个和尚来，嘴里连连说道：“崔老太太到了，老师父快出去迎接！”法本听了，忙丢下了老赵，慌慌张张的抢出大殿去。只见八个管家，到了山门口，跳下马来；手里拿着马鞭子，赶开了闲人，挺出了肚子，站在两旁。接着是头牌、职事、旗锣、伞扇，一对一对的走进院子；后面十六个人，抬着一座崔相国的灵柩；四辆车儿，跟着一直到大雄宝殿檐前停下。河中府派了八名亲兵，护送到寺前，帮着弹压闲人。里面法本，恭恭敬敬走到老太太的车前，弯着腰打了问讯；那粗做老妈妈，抢上前来，打起了车帘；老太太见了法本，略略问了几句。车夫卸去了车杠，换上短杠，把四辆车儿直抬进西院子里退出来；走上十多个丫头老妈子，把老太太从车里扶出来。第一车里，走出一个俊俏丫环来；走到第二辆车子跟前，把莺莺小姐扶下车来。第三辆里，小公子欢郎，自己跨下车来。老太太一手搀着欢郎，莺莺小姐跟在后面，慢慢的走屋里去。停了一回，里面一片声传出话来，唤：“老和尚进去，老太太有话。”这时，法本忙着指点，把崔相国的灵柩安放在西院子正厅中间，听说老太太传唤，又忙着进去。老赵躲在墙角里，看了这般声势，早吓得他缩着脖子，溜出山门回家去了。

法本从西院子里退出来，已是黄昏时候。崔老太太只因路上辛苦了，便去歪着养养神。欢郎便在老太太后房，收拾一间小小书室；正忙着理书本儿，只见他姊姊莺莺进房来；嘴里说道：“这一间小屋子，倒是很精致的。”欢郎说道：“姊姊路上辛苦了么，不在房里息息呢？”莺莺说道：“我屋子里，他们正忙着收拾东西呢。”说着，一见桌上搁着一本箫谱，翻开来看时，第一折便是“卓女当炉”。莺莺看上边的句子，香艳动人，便不知不觉的，娇声低唱起来。欢郎听了，也丢下了书本

评话本·西厢记

儿，挨近身去，姊弟并着头低低的唱着。欢郎唱得高兴，便去壁上拿下一枝玉箫来，跟着谱吹着。里面一段最妙的是画眉序，说道：

“词赋贱如灰，有句难偿酒家债，我羞穿犊鼻，他恨锁蛾眉。

把青旗一角挑开，仗翠袖十分遮盖；（想我当日呵，）贵郎车价嫌铜臭，到今日诰封裙带。”

正唱到一个带字，只听得房门口娇滴滴的声音。说道：“好香艳的曲儿！”欢郎看时，只见红娘笑嘻嘻的走进房来。莺莺说道：“老太太起来了没有？”红娘说道：“来了，已经传饭出去了；请小姐和二爷，用饭去罢。”他姊弟两人听了，便站起身来走。莺莺走在前面，欢郎跟在后面；回过头来，拿手指点着自己，又点着红娘的脸儿，道：“我犊鼻，他恨锁蛾眉。”“啪”的一声，红娘伸手在欢郎手背上打了一下；抿着嘴笑了一笑。回儿，到了老太太房里；三四个粗做丫头，站在地下。外面老妈子送进菜来，一个丫头抢来，忙把菜碗端在桌上；一个丫头装饭；一个丫头分杯筷。老太太在上面坐下，莺莺打下，欢郎坐在下面。鸦雀无声的，停了一回。饭罢，莺莺陪着老太太坐着。老太太说道：“姐儿的房做在东院子里，和这里隔着一重围墙；可嫌离得太远太冷静么？”莺莺说道：“孩儿却欢喜那屋子幽静；院子里长得好一丛树木，常常得雀儿来叫几声听着，也很有趣的呢。”老太太便扬着脖子，对门外说道：“叫多派几个老妈子，在腰门边上夜。”只听得廊下连珠似的答应着：“知道了！”欢郎从里屋跳出来，说道：“姊姊快不要住在那东院子里！树木多的地方，是有鬼的呢！”莺莺听了，啐了一声。老太太不禁微微的一笑。莺莺站起身来，一手扶在红娘肩上，向老太太请了一个安，回房去了。那座东院子，上屋子一排三间；正屋中间是厅屋，摆设着小小一间客座儿。西面一间，是小姐的书房，东面一间，外房是小姐的妆台，套房是小姐的卧房。下屋子东面一带，是抄手回廊，西面两间厢房，里屋子红娘做了卧房。回廊的尽头，开着一扇秋叶门儿，是过老太太上房的。当下莺莺小姐回到房里，自有两个小丫头伺候着。红娘回到自己房里，换了一件衣服，又把自己的床铺收拾一番，再回到小姐房里；只见他低着脖子，趴在灯光下面，手里捏着一枝翡翠笔管儿，在那里写什么呢。红娘不

敢惊动他，悄悄在炉子上炖着的一把玉壶里，倒了一杯参汤，送到小姐跟前。莺莺放下了笔，伸手接过杯儿，搁在嘴唇边；两眼看看桌上的那张笺帖儿，怔怔的出神。红娘看时，见帖儿上写着一首诗；题目便是“卓女当炉”四个字。红娘忘了形，说道：“我想，在世界上做一个人，不论男女，这一件终身大事，总要合得上自己的心意儿，才算不空过了一世。尽有许多官家子弟，宦室千金，看他外面享尽繁华，受尽富贵；谁知道他夫妻的事体，被爹娘硬逼住了，一肚子不称心的，也尽多着呢。这个卓文君，别人说‘他不识羞耻，暗地里跟着男子汉逃走’；我倒称赞他是一个有主意，知道寻快活、有情有义的人呢！”红娘说到这里，莺莺伸手在红娘粉腮儿上拧了一把，说道：“啐！好一个女孩儿，连臊也忘了。什么终身大事，什么夫妻的事体，什么有情有义，尽是满嘴胡说。仔细传在老太太耳朵里，精皮肉一顿打；看你这张脸，搁到什么地方去？还不快去替我叠被呢！”红娘两手捧着脸，嘴里嘻嘻的笑着，一转身走到床前，替小姐叠好被，服侍他睡到床上去；吩咐外屋里小丫头，“小心听着呼唤。”自己也回房安睡去了。

莺莺听了红娘的话，心中不免又想起了许多心事；在枕上翻腾了半夜，才朦胧睡去；醒来已是不早，睁眼看时，只见一片太阳光，夹着花影儿照进屋子来；耳中听得一阵鸟声，吱吱喳喳的叫着。红娘走进房来，服侍小姐起身；洗面搽粉，小丫头送上燕窝粥，莺莺一面吃着，红娘一面替他打开云髻。说道：“小姐，今天我替你梳一个堕马髻儿罢？”莺莺听了，微微的点了一点头。正在梳头，忽头廊下小丫头喊道：“老太太来了！”红娘忙过去，打起门帘；莺莺一手握着发梢儿，站起身来。只见他母亲，一手扶着欢郎，走进屋子来。莺莺请了安，欢郎也向他姊姊问了好。老太太便随意在妆台侧面坐下，看他女儿梳头。老妈子递上旱烟杆儿，一边吃着烟。欢郎却挨在他姊姊跟前，伸手玩弄妆台上的胭脂瓶儿粉盒儿。不一回，梳完了头。老太太说道：“坐在这里怪闷的，我们不如到院子里去走走。”说着，便站起身来；莺莺也站了起来。红娘急急向衣架上去拿了一件半臂，给小姐穿上。走出屋子，向西首廊下走去。走过红娘的房门口，老太太拿烟杆儿挑起门帘来，向门里觑着。

说道：“倒也干净。不知道的，还错认是小姐的房呢！”红娘听了，便笑着说道：“老太太又来打趣人了。”说着，转过一座月洞门去；接着弯弯曲曲一带游廊，两旁花木整齐；微风吹来，夹着一阵一阵的玫瑰花香。老太太说道：“好香的花儿！我们到木香棚下面去坐坐罢。”穿出游廊，绕池砌着一圈石子甬道，远远见池对面高耸着一架花棚。一簇人跟着甬道绕过去，走到花棚下面；耳中只听得一阵蜜蜂嗡嗡的叫声，把个欢郎开心得拍手跳脚；拉着他姊姊的袖儿，手指着上面叫他看。莺莺抬头看时，只见棚上面一簇一簇的木香花开得正闹热；也禁不住说了一声：“有趣！”棚下原有石桌石鼓凳排列着，老妈子送上茶来，大家在石鼓凳上坐下。老太太抬头向四面一看；见西面一带粉墙，沿墙堆叠起一座假山；靠山脚一座半面的八角亭，亭中心露出一个山石砌成的圆洞门来。老太太看着，不觉叹了一口气。对莺莺说道：“想你父亲在日，和我商量着，盖造了这一座西院子；只因这里普救寺法本老和尚，当初是你父亲剃度的。又欢喜这河中地方山水清秀，‘将来告老回来，住在这院子里；空下来，去寻老和尚讲讲佛经。天气晴和的日子，到外面去游游山水。回家来也得带着老妻儿女，息影园亭。’这几句话，是你父亲在日，常常说着的；谁想他待不到屋子造成，便丢了我们去了。如今盘着棺材，住在此地，这好好一座园子，叫人看了，想着‘人亡物在’一句古话，勾起了我无限的伤心。”老太太说着，忍不住拿手帕擦着眼泪。莺莺听了，也低着脖子；半晌，才说道：“关外兵变，不知道闹到什么时候，才能太平。父亲灵柩，一家老小，耽搁在客地里，终不是个事体。但愿皇天保佑，使我们早一天回到博陵地方去，也早放了这一条心。”老太太听了，接着说道：“只愿应了姐儿的话，早早回去；不但是你父亲的葬事要紧，便是你的亲事，也不能够再耽搁下去了。早一天做了，也叫做母亲的早放了这条心。”莺莺听他母亲说到自己身上来了，便又低下头去，不好意思答话。忽听得欢郎站在池旁，连声唤着：“姊姊！”莺莺趁此避开，走到池旁，靠着石栏，和欢郎指着水中游鱼，说笑了一回。一阵风来，卷着池旁的杜鹃花瓣儿，一点一点红得和胭脂

一般，落在水面上，随水飘着，煞是好看。忽然间想起方才他母亲说起亲事的话，不觉心里一阵跳动；他想：“这花朵儿开在枝上，能够几天新鲜？一转眼，春天过去了，它便一瓣一瓣的随着风吹水流，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做女孩儿的，也和这花朵儿一般。正是青春易老，红颜难再！”莺莺想到这地方，两眼看着水面的花瓣儿，怔怔的出了神。这时欢郎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直到红娘来催他，说道：“老太太要进去了。”他才转过身来，一手扶着红娘的肩头；慢慢的走到木香棚下，跟在他母亲身后。老太太说：“我们穿过假山洞绕回去罢。”说着，一簇人便向那座半面的八角亭走来。走进亭子，个个低着脖子，走向山洞里去。洞里虽说曲折黑暗，倒也收拾得十分干净；顶上有几处窟窿，常常射进天光来。老妈子扶着老太太，红娘扶着莺莺，慢慢的扶墙摸壁走着；弯弯曲曲走了一阵，绕出假山洞。老太太抬头看时，只见洞门口一株桂花树，拔地起来；树干又粗又高，一条枝儿探出在墙外。老太太便问：“这墙外是什么人家？”里面一个老妈子回答道：“这墙外是寺里的空屋儿，没有人住的。”老太太听了，慢慢的说道：“哦！这地方倒要小心提防着；你们没事，园门不要常常开着。”大家听了，答应了一声“是”。慢慢的绕过靠墙的一带回廊，走到原来的月洞门口进去了。

流水一湾，垂杨两岸；微风过处，柳腰轻摆。一队一队的紫燕，斜掠着水面；一声一声的黄莺，竞唱着艳曲。柳荫浓处，罩着一座双环门儿；门前车儿马儿排列着好似长蛇一般。门上一方匾额，写着“绿荫深处”四个字。一阵一阵箫管琵琶的声音，从门里度出来。走进门去，绿茸茸的一方草地，好似铺着绣毯；有十多个管家模样的人，围坐在地下；也学着他主人，在那里传杯递盏，猜拳行令。杯盆零乱，好不有趣！忽见里面走出一个僮儿来，高声说道：“我家相公吩咐：‘快去催请张相公白相公去！’”那班家人听了，齐声答应。便有一个管家，放下了酒杯，站起身来，抖抖衣裳，走出门去。脚刚一跨出大门，那管家便嚷道：“来了！来了！”只见一个僮儿，扶着一个三绺须儿的相公，走进门来；后面跟着一个白面书生。那相公已是吃得醉醺醺的，走路东倒西

歪，两条腿打着绊儿；嘴里兀是叽叽咕咕在那里唱道：“百花落如雪，两鬓垂作丝；春去有来日，我老无少时！人生待富贵，为乐常苦迟；不如贫贱日，随分开愁眉。卖我所乘马，典我旧朝衣；尽将沽酒饮，酩酊步行归。姓名日隐晦，形骸日变衰；醉卧黄公肆，人知我是谁？”那爬在草地上的许多管家，见两位相公来了，便一个个直挺挺的站在两旁；白相公一眼见了草地，便大笑道：“好一片草地！我醉欲眠。”扑的一声，便横倒在草地上，一阵鼾声，竟睡熟去了。引得那张相公呵呵大笑，说道：“好一个无赖的香山居士！”顿时哄动了里面的一班相公，一齐出来。第一个是杨巨源，见了张相公，忙上前来拉着手，说道：“君瑞兄！你怎么到这个时候才来？既来了，怎么又带了这个酒醉鬼儿？”张君瑞说道：“我昨天原是他约定，今天一起来扰你的酒水的；谁知我今天到他家里去唤他，他已是独自一人在书房里吃得醉醺醺了。我劝他不用来了，他说道：‘今天是杨巨源的东，他自命诗人，我非和他去斗一斗法不可！’”那张籍和李绅两人，站在一旁听了，不禁哈哈大笑。一齐说道：“我们今天倒要看看他两人的法力，是谁大呢？”杨巨源听了，说道：“理他这个酒鬼呢！他的诗，只能去读给那浔阳江里的老婊子，和那住在破窑里的老太婆听听的！”张籍说道：“我们还是去吃我们的酒罢！”说着，四个人手拉着手儿，踱进院子去。只见里面白石甬道上，罩满了一片梧桐树荫儿；花架上排列着各种花草，廊下养着各种禽鸟。张君瑞一边走着，李绅一边对他说道：“这院子里四个粉头。那小红儿的脸儿，长得实在不错！那水盈盈的眼光，笑咪咪的嘴儿，真是看一眼叫人魂灵儿也飞去半天。你自命是一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今天怕不也风魔了你这个张秀才呢！”张君瑞听了，微微的笑着，说道：“李兄错了！‘男女饮食，人之大欲’；我们自命风流的人，岂有一个不好色的道理？但是好色也有各人的好法，有的欢喜模样儿的，有的欢喜性格儿的，有的专欢喜淫荡的。比方人吃东西一般；那只图吃饱，不讲味儿的人，见了东西，不问它粗的腥的，一齐拉在嘴里。有一种专讲究味儿的人，若味儿不好，不对他的胃口的，宁可饿着肚子不吃。我张君瑞，今